

漆器

漆器,以天然漆汁液为媒,经多道工序髹饰而成,是中华古老工艺的璀璨明珠。徐州早在汉代就是漆器生产重地,出土的汉代漆器色泽艳丽,尽显“朱画其内,墨染其外”的典雅风骨。如今徐州漆器传承古法,融合木胎、瓷胎、金属胎等多样载体,经调漆、裱布、刮灰、髹漆、打磨等数十道工序制成,既保留防潮防腐的实用属性,更承载着汉风文脉的审美基因。

漆器

千文万华诉古今

本报记者 李莎莎



调配涂料。



搅拌涂料。



将搅拌后的生漆铺平在纱布上。



裱布。



一勺生漆,凝结着漆树的数年灵气;一双巧手,传承着汉风的独韵匠心。走进李珂的工作室,空气中弥漫着生漆特有的清冽气息,案上的漆器半成品泛着温润的光泽,时光仿佛在此刻慢了下来。

这里没有喧嚣的叫卖,只有工具碰撞的轻响与漆液流淌的微声。老门板改造的工作台、架子上错落摆放的半成品与成品漆器,还有墙上挂着的手工工具,每一件都见证着李珂与漆器相伴的岁月。

案桌前,李珂正专注地进行裱布工序。他手持裁好的棉纱布,蘸取调好的生漆,均匀地敷在纱布里,再小心翼翼地将布裹紧、抚平,动作娴熟而沉稳。

“裱布是为了加固胎体,就像盖房子打地基,得让布和木胎紧紧贴合。”他轻声说道,目光始终不离手中的器物。

“中国漆器有着‘千文万华’的美誉。”谈起漆器的历史,李珂的眼中满是敬畏,“徐州出土的汉代漆器,线条简练却不失灵动,色彩单纯却尽显大气,这正是徐州漆器的精髓所在。”

徐州作为汉文化的发祥地,在两汉时期就是漆器生产的重要区域。从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漆玉漆棺,到篠箕山汉墓的漆绘带盖陶钫、彩绘漆陶鼎,那些朱红与玄黑交织的漆器,见证了徐州漆器的光辉岁月。

而李珂与漆器的结缘,始于2009年的一次博物馆之旅。当时还是通信工程师的他,被汉代漆器精湛的工艺深深吸引。“那种历经数千年依然熠熠生辉的美,让我震撼。这么好的手艺,不能就这样被遗忘。”怀揣着这份执念,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漆器制作。

没有师傅指导,他就泡在图书馆翻阅《髹饰录》等古籍;没有现成配方,他就自己买书研究、反复试验;即便因生漆过敏起水泡,他也只是简单涂药后继续尝试。

“刚开始那几年,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耗在这上面了。”李珂笑着说,最难忘的是第一次制作漆器杯子,反复试验了两年多才成功,但那种成就感让他更加坚定了走下去的决心。

2014年,怀着对漆器工艺的热忱,李珂毅然辞去稳定的工作,在户部山附近租下一间小屋,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。工作室的名字虽未刻意雕琢,但这里的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他对汉风文脉的深情守望。“徐州曾是汉漆工艺的重地,我想在这里,让这门古老手艺重新焕发生机。”

●受访人

李珂,80后徐州人,徐州市青年艺术家协会会员。凭借对传统工艺的热爱与钻研精神,自学漆器技艺十余载,尤擅定制漆器,一直致力于让古老漆器技艺在当代生活中焕发新生。



饭碗。



茶具。



螺钿工艺与汉代漆器相结合。

“做漆器,急不得,得耐得住性子。”李珂轻抚一个刚裱好布的木胎,向我们娓娓道来漆器的制作流程。

从选材、制胎到成品,一件漆器需要经过数十道工序,少则三个月,多则一年甚至更久,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马虎。

制胎是漆器制作的基础。李珂选用的木胎多为椴木、银杏木等,因为这样的木头油脂含量低,生漆可以吃到木头内部,每一件木胎都要经过精心打磨。“胎体要打磨光滑,不能有半点瑕疵,否则会影响后续工序。”他说,有时候为了一个满意的胎体,光是打磨就要耗费好几天时间。

裱布与刮灰,是加固胎体的关键步骤。生漆要经过反复搅拌、铺平在纱布上,让漆液充分“吃”进布里,再均匀地裹在胎体上。“力度要恰到好处。”李珂边演示边解释,“太紧会使布料失去韧性,太松则会形成气泡,都会影响后续的平整度。”

裱布完成后便是刮灰,刮灰就像给器物“塑形”,要做到平整光滑,这样后续髹漆才会均匀。从粗灰到细灰,要反复刮五六遍,每刮一遍都要等待其自然阴干。

在李珂的工作室里,有一个专门的阴干房,温度严格控制在20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,温度保持在60%到80%。“漆器阴干很关键,环境不对,漆就干得不好,甚至会开裂。”他说,制作漆器就像等待一朵花开,需要顺应自然的节奏,急不得。

刮灰完成后,便进入髹漆环节。“漆是漆器的灵魂,天然生漆不仅环保,而且越用越亮。”李珂说,髹漆分为底漆和面漆,底漆多用黑色推光漆,要反复涂刷五六遍甚至七八遍,每一遍都要等上一遍完全干透后再进行。而每一遍漆的厚度都要控制得当,薄了不行,厚了也不行,全凭多年积累的手感。

最考验功力的是后续的装饰与打磨。若是制作螺钿漆器,要先将贝壳切割成所需的花纹,精准地镶嵌在漆胎上,再用漆填平缝隙;若是制作犀皮漆,则要先堆高漆胎,再反复涂刷金漆、黑漆,多达四十遍甚至上百遍以上,最后进行打磨,让花纹自然显现。

“生漆从漆树中流淌出来,经过我们的手,变成一件件精美的漆器,这是一个与时光对话的过程。”在李珂看来,每一道工序都是对匠人耐心和技艺的考验,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。

▲李珂在专注地制作漆器。本报记者 陈艳 摄

漆心永续
传统里的创新生长

“徐州漆器不能只停留在博物馆里,还要让它走进现代人的生活。”这是李珂常说的一句话。在坚守传统工艺的同时,他也在不断探索创新,让古老的漆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。

工作室的展架上,既有复刻汉代风格的漆器,朱红与玄黑交织,尽显古朴典雅;也有融入现代元素的作品,比如螺钿镶嵌的首饰盒、带有星座图案的漆器吊坠,还有用葫芦制作的漆器酒壶,造型别致,深受年轻人喜爱。

李珂还尝试将漆器与其他工艺相结合,让作品更具层次感。“不同工艺的碰撞,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火花。”在他看来,传统工艺要在当代生存发展,就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,勇于尝试新的可能性。

有一次,一位客户希望定制一个带有朋克风格的漆器摆件。李珂反复琢磨,将螺钿与金属元素相结合,用激光切割贝壳,做出不规则的花纹,再镶嵌在漆胎上,最后进行打磨抛光。成品出来后,客户非常满意,说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。“传统工艺不是一成不变的,要学会倾听时代的声音。”

目前,李珂正计划复刻一些明清时期的螺钿漆器家具。“那些老家具的工艺非常精湛,现在很少有人能做了。”李珂表示,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让这些传统工艺得以延续。同时,他也在开发更多生活化的漆器产品,比如漆器餐具、茶具等,让徐州漆器走进更多家庭。

“徐州是汉文化的发祥地,漆器里藏着徐州人的精神气质。”在李珂看来,徐州漆器的传承,不仅是工艺的传承,更是文化的传承,做漆器就像做人,要耐得住寂寞,经得住打磨,才能绽放出最美的光彩。

从汉代的鼎盛繁华,到如今的薪火相传,这千文万华的漆器承载着徐州太多的文化记忆。而李珂用十余年的光阴,深深扎根在徐州这片土地上,让沉淀的汉风古韵通过掌心的温度,在每一件漆器上苏醒,续写着跨越时空的匠心传奇。



葫芦。



茶罐。